

ALAN LIGHTMAN
THE DIAGNOSIS

诊断

[美] 阿兰·莱特曼 著 施谛文 译



ALAN LIGHTMAN
THE DIAGNOSIS

诊断



[美] 阿兰·莱特曼 著 施谛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诊断/(美)莱特曼著;施谛文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621-4

I. ①诊… II. ①莱… ②施…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647 号

THE DIAGNOSIS by ALAN LIGHTMAN

Copyright: © 2000 BY ALAN LIGHT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72

责任编辑:倪 骏

封面设计:汪佳诗

诊 断

〔美〕阿兰·莱特曼 著

施谛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2,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21-4/I·4472 定价:37.00 元

地铁上

夏季，一个美好的早晨。路上的人一定个个都忙得一团糟，因为都没有人注意到一头冲出车外的比尔·查莫斯有什么不对劲儿。一身蓝色棉质西装的他很快就被挤到那些也正一个个跳下车，冲向电梯的上班族中，熙熙攘攘地涌向爱尔威夫站的地铁。这个混凝土建造的地下站台布满了横纵交错的钢筋，是贯穿波士顿红线的终点站。到了底层，查莫斯匆匆忙忙刷了交通卡过了闸机。刚下了几节台阶，他就听到尖利的蜂鸣声——一号列车的门正在关闭。一个女人懊恼地嘟哝了一声。另外一个略显神经质的高个子随着列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鞋子都在吱吱嘎嘎地叫。他一边大叫一边用杂志重重拍打车门。但是列车已经启动了，车轮的摩擦声和尖鸣声太过刺耳，以至于不少人都要调响耳机的音量来盖过它。这个高个子转了个身，生气地瞪了查莫斯一眼，好像在责怪他过闸机的速度太慢，导致五六个人都错过了这班地铁。真是个蠢货，查莫斯心里想着，低头看了看手表。8:22。乘到他的那一站要二十三分钟，到办公楼要九分钟，乘电梯要花两分钟，那他还是能在九点之前到办公室的——如果，二号轨道的列车像往常一样在四分钟之内到达并且发车的话。他得意地想着自己早就盘算好

了早上赶车的时间，所以就算赶不上第一班地铁还是能准时到达办公室，不像那个焦虑过头得有些好笑的杂志男。而猛地，他又开始担心二号轨道上的地铁误点。这种情况在他没赶上一号地铁的时候从未发生过，但也未必不可能。他摸着自己的胡碴，走下台阶，一边又看了看手表。可不能浪费了这四分钟。不过，他却慢下脚步，往趴在楼梯边的一个女乞丐的杯子里投了五十美分。她长得像他以前的钢琴老师，这种长相令他不知怎么有些烦躁。“谢谢您，善良的先生。”她说。“还是别谢我了。”他尴尬地回答着。“我感谢每个比我幸运的人！”她向着奔下站台的他大喊。一拨拨的人在他四面八方推推搡搡，都要争占挤上下一班地铁的有利位置。他们草草几下就把各色食物吞咽下肚：小松饼、蛋糕卷、白煮蛋、香蕉、咖啡和饼干。有的人想在这狭小的空隙中摊开报纸看看，但最终作罢，于是只能盯着站台亭上的液晶标牌聊作安慰。由光点组成的新闻和标准时间不停滚动着。在地下荧光灯的照射下，几十张仰起的脸庞显得如蜡般昏黄。

即使在那种昏暗的黄色灯光下，如果他们之中有谁盯着查莫斯的眼睛看那么一看，就会发现一种微微的呆滞感、一种凝固的感觉，总之是某种不太对的信号。但是他们都没有，都在满脑子想着自己忙不过来的日程表和屏幕上那些滚动着的光点。查莫斯自己自然觉得身体状况不错，除了这些习以为常的压力，以及，他现在正被一个似乎肉有点多的四十出头的男子挤得有些生疼。他瞄了一眼表，8:23，往售货亭挤了一点。他头顶上的液晶标牌闪着微光，嗡嗡作响。有什么东西正不停拍打着高高的混凝土天花板。空气中充斥着发烫的刹车油的焦味。几个收音机竞相用不同节奏高声播放着重重敲击在一起的低沉音符。一个身着亚麻质西装的女人在售货亭旁蜷着身子，像是在抵挡

一股强风，其实，她正对着手机那头的人发号施令。查莫斯不得不注意到她的手机是个新型号，比自己的手机小得多，光泽也好看得多。他从公文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开始拨号。他觉得自己还被楼梯上的那个可怜女人叫得有些发慌。她那副悲惨的模样让他觉得有几分晦气，于是他尽可能快地按着键，试图忘掉这种感觉。首先，他打给了简金斯，确认一下他 9:15 的会议文件能到位——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接着，他踮起脚尖，往二号轨道黑黢黢的隧道里仔细张望。轨道上方吊着几百个红色霓虹灯管，散发着荧光，有一个坏了，忽闪忽闪的，像个圣诞树上的装饰灯。他的手机响了。有两个人伸手到公文包里摸了摸，还以为是自己的电话。“查莫斯先生，还是我，罗伯特。您刚刚没告诉我会议上需不需要用雷曼兄弟那边的文件。”“不用，谢谢，罗伯特。”“我只是再问问，这样就能保证每件事都就位了，查莫斯先生。那我们 10:30 开始技术经验交流会议。”这个简金斯还真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啊，查莫斯自言自语着。等到了办公室，要记得表扬他。公司里大家基本都不太表扬对方。每个人倒是都忙不迭要批评别人。查莫斯看了看表，拨通了自己的语音信箱。当这通电话在空间中传递的时候，或者在别的之中——谁知道某一瞬间那些发射讯号到底在哪里？——他活动了下脖子，往上看了看液晶标牌：“8:24……‘天佑服务’的新特性：‘天佑在线’……用传呼机查询股票行情，一切时刻掌握……‘天佑在线’：‘工作，尽可随时随地’……PO@Provins.com……8:24。”趁那个邮箱地址还没从屏幕上消失，查莫斯摸索出支铅笔飞快地抄了下来。此时，他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普利茅斯语音信箱系统将于 1 月 26 日零点关闭十二小时，美国电信将对其进行系统升级。美国电信，以不断进步为事业。您有三条未读信息。”这三条信息肯定是在查

莫斯上次查信箱之后的那二十分钟进来的。有狗叫声。狗在这底下干什么？他很奇怪。人们应该管管了。上周他差几步就踩到一坨狗屎上。他开始听第一条信息。“我是杰斯波·奥斯文哥。我要和你谈谈——请等一下……不好意思，另一通电话在等我。我要尽快和你谈谈。你有我的号的。”在一片人声、音乐声、狗叫声的混杂之中，有个人正在叫着查莫斯的名字。他拿开手机，踮起脚尖。二十英尺开外，他终于看到了那个叫他的人，现在已经在挥手对他笑了。“哎！”查莫斯应道，努力从这一片惨白得荧光闪闪的脸中回忆起这张脸。渐渐地，他认出了那一双深陷的眼睛：那是他街对面的邻居，蒂姆·考特。他和考特不太熟。考特在市中心某地的一家小银行工作，每天都很晚回家，到家就免不了一顿和他老婆的大吵大闹。查莫斯礼貌性地也挥了挥手，开始听第二条信息。谁的手肘把他的手机顶到了头的另一边。他的邻居在那儿继续挥着手喊着“比尔，比尔！”他那种急切的音调听上去像是他现在就要告诉查莫斯什么似的。“怎么了！”查莫斯喊了回去，依旧踮着脚尖。他那邻居似乎没听见，拿下了一边的耳机大叫：“你说什么？”“我以为你要和我说什么！”查莫斯又喊，并且突然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叫得明显太过头了。“你轻一点！”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大学生年纪的毛头小伙对他吼道。“你要吼破我耳膜了！”那小伙做了个怪脸，双手捂住耳朵。查莫斯瞄了瞄手表。他只有两分钟，甚至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听信息了。他叹了口气，挤过紧密的人群朝考特走去。考特又喊了点别的，查莫斯没听到，他又重新戴好了耳机。终于查莫斯能看到他正坐在一张长得有点奇异的折叠椅上，像是张沙滩椅或是张休闲椅，摆在乡村草坪上的那种。他心里暗暗记下，自己哪天也要搞一张这样的椅子。“猜猜我在干嘛？”考特说，一只耳机还塞在耳朵里，

这样他就可以边听边讲话。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公文包。“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在读书。”考特咧开嘴一笑，顿了一下，郑重其事地宣布他的“声明”。“这是磁带有声书。《廊桥遗梦》。”查莫斯竖了竖大拇指。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有多不喜欢考特。考特总会用各种小方法让他觉得自己懒散得一无是处。其实，考特只是嫉妒任何一心扑在自己工作上的人罢了。他自己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家伙。那只狗又叫了，查莫斯吸了一口刹车油的焦味，不住咳嗽起来。不仅如此，早晨惯常的消化不良也在他的胃里肆虐开来。“很高兴又和你讲话了。”考特说，“从菲尔的事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你。”他把另一只耳机也戴起来了。与此同时，随着金属之间摩擦发出的剧烈尖鸣声，二号轨道的列车来了。查莫斯看了下表，8:26，和人流一起往前冲去。座位一下子被占满，他挤到车厢中间的一个位置。一个个站得笔挺的上班族你挤我，我挤你，紧紧在身体前抓着咖啡杯和小松饼，伸手想抓个扶手却早就没了位置。查莫斯还是对他没听的那几条信息念念不忘。可能某个会议重新定时间了。可能要接一通纽约来的重要电话。纽约人总是早早就坐在办公桌前了。正当他考虑着各种可能和它们的负面影响，以及接下来的几分钟他都和外界无法通信的情况之时，警铃大响，紧接着一串警鸣，地铁门关上，开始颠簸起来。

查莫斯是在哈佛站和中央广场站之间忘记他要去哪儿的。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就来的，而是一点一滴慢慢渗入他的意识，像是深池子底里一串冒出的泡泡。一开始他很平静。当他上次忘记新年派对碰到的莫拉的名字的时候，他最多像是暂时记忆空白了一下而已。

他深吸了口气，从人群之中挪到车厢前端，在那里他能看到车厢壁上贴的站名图。每个名字都很熟悉，但是他想不起来他要下的是哪

一站。他为了不引起注意，就轻轻读着每站的名字，手指不自觉地挠着自己棕色的发丝。列车在中央广场站尖鸣着停下来，他往窗外看去，仔细研究着售票亭、人行通道和台阶。上班族们向四面八方匆匆走去。这里可能是我要下的站吗？他问自己，试图触动记忆。他决定不了。门关上了，列车又开始行进。他看了下手表。8:39。如果还糊里糊涂，很快他就要迟到了。但是他还没迟到。对，他还没迟到呢。只要他在到那一站之前想起来站名，就不会浪费任何时间。这样一番逻辑推理让他舒缓了些。他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的隧道。他想起来 9:00 要到办公室，9:15、10:30 和中午都有会议。然后，他猛地一惊，发现自己想不起来 9:00 到底要在哪里，或是要和谁开会。开会，开会。他苦苦思索。那些会议很可能非常重要。事实上，它们极可能是关键性的，要解决很多还没决定的事情。他捏紧了头顶的扶手。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知道这点，而且他总是能有效迅速地履行职责。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他想象着副总经理对他付以怜悯一笑，然后悄悄转走了他那些运营良好的账目。汗从他的脸上和手心中冒了出来。

查莫斯此时已心烦意乱，甚至都想不起来其实可以打开公文包看看里面和其他东西一起夹着的会议提醒记录，以及写着他公司名字和地址的几十份信件和便条。他反而焦虑地关注起站在他身边的两个男人的脸庞来。一个嘴角有一丝微笑，像是被周遭情况对人性的一番压榨逗乐了似的，还对着一个小录音机听写着什么。另外一个微闭着双眼，可能是也陷在某一个新兴商务可视化技术之中了。两人看上去对当天的计划胸有成竹。他无法逼自己向他们寻求帮助。可能他还能找到他那位邻居，于是他又踮起脚尖，往两个方向都看了，却一无所获。

然后，他注意到一个穿着绿色格子西装的男人，坐在车厢内为数不多的座位上，正穿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臂有目的地盯着他看。那个坐着的人一看到他回盯过来了，马上就继续在膝上的电脑打起字来。那人看上去似乎很熟悉。可能是一个行内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个职员。他的电脑屏幕倾斜的角度很大，以至于查莫斯能够看到上面的数据表，顶上还有张彩色的图表闪闪发光。故意打了几秒字以后，那个男人又抬起头来看他，明显是在确认查莫斯依然在看着自己卓有成效地工作着，于是又低下头看着电脑，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当查莫斯环顾四周之时，他发现其他人，即便是站着的，也都在看报告，写备忘，检查一列列的数字和清单。每个人都忙着工作。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想要在上面写点什么。那个穿绿色格子西装的男人马上就伸长了他的脖子来看查莫斯在干什么，头要掉出领子似的。这样令人不悦的目光让查莫斯更加手足无措，心神烦躁。

查莫斯避免着和那个穿绿西装的男人有眼神接触，但还是能感觉他的视线，于是他再一次挤到了车厢前端，盯着站名图思索起来。这次他大声读出了每一站的名字。“你有问题吗？”一个一头蓝色卷发，鼻子上还有两个银色鼻环的体型庞大的女士问他。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下他，下巴却依然还藏在堆在她脖子四周的一圈圈赘肉中。然后她问他想不想来点蓝莓松饼。列车又驶入了一站。人们涌上涌下。乘客的数量依旧是座位的两倍多。查莫斯不自觉地凝视着荧光闪闪的站台。男男女女从车站的两段涌向各个出口。轨道之间挂着长长的银色排钟，墙上有一幅珐琅制的地图。他开始觉得有点恶心。这会是我那站吗？他自言自语道，再一次想解救自己束缚的记忆。墙上一个标志写着“MIT（麻省理工学院）”。MIT？他可能是在MIT工作吗？他打量着

自己的衣着，试着背出一些学校里学过的数学公式来。

终于，他想起来要看自己的公文包了。“我的公文包。”他发现手上没有包的时候大叫起来。人们听到他的叫声，都齐齐转过头盯着他。当他终于摸索着回到原来车厢中间的位置，他的包已经不见了。而随之不见的，更是一切证明他身份的信息，因为听从脊椎指压治疗师的建议，他习惯把钱包也放在公文包里。治疗师告诉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僵硬的肌肉和轻微的酸痛是由于钱包挤压着某些软骨和神经而导致的。“有没有人看见一个皮制公文包啊？”他想也不想就大喊起来。列车向前驶动，他顺势抓住了一根扶手。“有人看见一个公文包吗？”他语气稍平缓地重复了下。离他最近的那些人们两眼扫了扫四周狭隘的空地，都耸了耸肩。有两个公文包被问及，但是它们都是别人的。一个穿着蓝色跑步衫戴着黑色串珠帽的女人摘下耳机问查莫斯说了什么。他看了下表。8:42。

查莫斯扫视了一圈周围人的脸，感觉自己出了大洋相。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弄丢自己的公文包吧。他们这样惺惺作态，背后是不是也在使劲嘲笑他呢？嘲笑他？他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他啊！他越想越生气。虽然他一时还想不到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但他知道自己一定不是个小人物，而是个专业人士之类的。他慢慢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寻找自己的公文包。其他乘客纷纷嫌弃地让到一边，收起自己的记事簿和文件。他好几次都蹲下来看座位底下有没有包，结果列车猛地转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就一头栽到别人的背包上、挎包上，甚至别人的膝盖上。然后列车突然驶上了地面，过了一条河，阳光铺洒下来。他向窗外看去，被阳光刺得眨了眨眼。这景色并不陌生。桥的两边立着两座古老的石塔，形状像是餐桌上的盐瓶和胡椒瓶，前方不远处的

一道水湾里停泊着十几艘帆船，还有一座橙色屋顶的小船库。岸边不少小小的人影正在划着旱冰。船库后面，一座尖塔在清晨的阳光下泛着蓝光，旁边还有几幢写字楼。而在他们正驶离的那一岸，有两座像金字塔似的三角形大楼，还有一幢有尖顶的大厦，两边是白色的穹顶。他觉得自己很熟悉这些景象，一定以前经常经过这里。列车又驶入一站，这一站高高凌驾在波士顿城的街道上空。查尔斯 /MGH（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站。查莫斯往下望了望繁忙的街道，还有高峰时期拥堵的车辆，又望了望医院。医院，医院，他重复着这个词，伸手摸了摸口袋，却也没找到什么听诊器之类的和医院相关的东西。但他确实找到了点别的：车钥匙、一张待办事项的清单、几枚硬币、他的交通卡，以及一张写着“打电话给玛丽·兰卡斯特”的便利贴。他刚翻出这些东西，就看到那个穿绿西装的男人拎着电脑匆匆下了车，沿着金属台阶向街道走去。有一刹那他回过头来又瞥了下，随即消失在查莫斯的视线里。车轮吱嘎作响，列车又沉下地面。

查莫斯现在一心想要找到自己的公文包。他突然想到有可能是把它落在了隔壁的车厢。前一站，他很可能下了车一会儿去研究站名，之后就上了另一个车厢。列车刚驶入下一站，一阵强有力的节拍就像炮弹一样在他耳中炸开来。几个玩音乐的爆炸头正在进站和出站的轨道之间的站台上安放音响，各自就位。查莫斯跳下车，迅速上了后面一节车厢。“让一让！”他只听到自己这样叫着。很多人挤在这节车厢。他现在已经汗流不止，不住擦去自己脸上的汗珠。车门上贴着个标牌，上面用红字写着：“如遇紧急情况，请听从列车工作人员指示。”“我要去和列车工作人员挂失我的公文包！”他大声说了出来。他瞥向窗外，注意到有一个标志指向绿线的换乘方向。绿线，绿线，他不自觉地重

复嘟囔着。

正当列车驶出这站的时候，他奇迹般地发现了他那位邻居正站在这节车厢的尽头。“蒂姆！”他大呼。蒂姆·考特拿下一个耳机，向他招手。查莫斯松了一口气，沿着过道向他挤去。他此时好想伸出双臂拥抱考特，不过，他当然还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我公文包掉了。”他脱口而出。“天哪！真为你难过！”考特边说着边把耳机关了。“在地铁上掉的？”“是啊，”查莫斯说，“我基本肯定我上来的那一站它还在，那一站是……”“真是太为你难过了。”考特重复道，“你看上去很不对劲。你要帮忙吗？”查莫斯一下子眼泪都要涌出来，他迅速别过头去，假装看着旁边一个女人有晒痕的背。他开始想自己要怎么描述现在的窘境。然后，毫无预兆地，他却想象到了自己被众人嘲笑的情景。这之后他就什么话也说不出。羞愧和愤怒像是狠狠捅了他一刀，痛得他真希望自己什么也没对考特说。以前他从来没向考特透露过什么事，他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人，而此时此刻他却在这个人面前变成了个大白痴。天知道考特会把他掉公文包的事讲给谁听。列车进入下一站，查莫斯看向窗外。市中心站。“啊，我到了。”考特对着自己的手表时间。“我要走啦。你应该跟谁挂失下你的公文包。真是倒霉啊。”他拍了拍查莫斯的肩，又打开了耳机，跳下了车。查莫斯注视着考特跑下一条过道，拐了个弯就望不见了。

下一站充斥着一股浓烈的尿骚味。下去的人比上来的人多了。车驶出的时候，查莫斯看了看表。8:48。现在他基本确定是赶不上9:15的那场会了。他记得9:15是要去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他之前见过这两个人。那个女人金发，戴围巾，开会的时候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做记录。他开始想象各种场景。场景一，来宾们都来了，却被告知要

等到他来了才能开始会议。而他是到不了了，这场会就会重新安排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午餐后。他今天午餐后的日程又是怎么安排的？他还是待会儿再担心那个好了。场景二，总裁会叫那个哈佛毕业的自大狂顶替他的位置。明天对着这种局面，他一定不太好过。场景三，来宾们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就去和别的公司谈生意了。这样一来查莫斯就会遭受公司上下的唾弃。而这又怎么能怪他们呢？他们时间宝贵啊。千金一刻啊。查莫斯好不容易想起了以前曾听过的有关会议本质的一句话：“利用最短时间，分享最多信息”突然闪过他的脑海。这是他公司的企业格言。他的公司。他努力想回忆起公司的名字，手扯着自己的小胡子。到底怎么了？他的脑子怎么了？他是突然神经崩溃了吗？他脑中一片混乱，看看周围的人们却都自信满满地正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他感觉越来越不舒服，想要坐下，却没有一个座位。他哼了一声，掏出手帕捂住嘴。接着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握着手机。“噢！谢谢你，谢谢你，手机！”他大声说，不顾周围人齐刷刷投来的目光。他按下了开机键，显然忘记了手机在隧道里是没信号的。红色的“无服务”字样在屏幕上不停闪烁。他用手帕擦去手上的汗，又去按其他的键，但是“无服务”的红字依旧闪着，手机传出了微弱的警告提示声。

“手机地下是打不出去的。”一个穿着卡其工装裤，头戴波士顿红袜队棒球帽的男人和他说。查莫斯记得红袜队——他甚至还去看过他们的几场比赛——于是他牢牢抓着这一丝记忆，“啪”地合上了那只依旧“无服务”的手机。那个戴棒球帽的男人接着两口吞下了一只热狗。“他们好像要出个哪里都可以打的手机了。”他擦了擦嘴，“我觉得一定是用了光纤技术，不然就是超声波。”他顿了顿，看向查莫斯。“过

来，坐我的位子吧，伙计，你看上去很累啊。”查莫斯虚弱地笑了笑，坐了下来，手不住发抖。他开始想自己还记得什么早上的事。他记得是 8:20 到的爱尔威夫站。他记得画着鱼和棉尾兔的广告牌。他记得和简金斯打过电话，这小伙子说话声音强劲有力，像打了鸡血。其实他甚至还能记得简金斯的样子：一个比较会神经紧张的年轻人，有些早秃，很注意自己的胡子，两天就修一下。简金斯是姓，那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开始一个一个在脑子里过着各种名字，试着和简金斯这个姓匹配起来。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条线索，开始专心想他的那些会议。一场是在 9:15——他十分肯定——一场在 10:30，还有一场在中午。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15 要和他见面的。车窗外飞逝而过的只是一片漆黑。每隔几秒，隧道里的荧光灯就会投进来一小束光。他到底怎么了？他盯着那个戴棒球帽的男人随意翻着一本杂志。列车又靠一站，查莫斯冷不丁感觉可能可以记起来什么了。他眯眼看着站台的墙。有一个人的通缉令，是那人的两张侧面。还有一张海报上写着：“想成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为什么不可能？快来登录波士顿大都会网络学院吧！”8:50 了。列车呼啸着又离开了这站。

查莫斯也没有想起来以往有没有到过下一站。这之后，地铁上的人少了许多。他的这节车厢里现在只有十来个人了。他打量着每个座位以及座位上的人，就好像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出有关他身份的线索什么的。有个座位上坐着个男人，梳了一头的辫子，边听着便携 CD 机，边数着手中的地铁代币。另外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母亲，身材精瘦，穿着一件荧光绿色的露背上衣，喝着健怡可乐，还不时用吸管沾一点喂给自己的小孩。还有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士，尽管天气很热，她依旧穿了件黑色皮大衣，漫不经心地盯着窗外黑乎乎的一片，在座位

上前后晃动。列车在轨道上不停颠簸，左摇右摆。查莫斯又找了找那个戴红袜队棒球帽的男人，不过他已经不在车上了。他只看到两个满脸痘痘的女孩子，披着沙滩毛巾，戴着墨镜，还拎了台收音机。还有一对老夫妇，两个人都是长长的白头发，拄着拐杖，一边吃着麦当劳的猪柳蛋汉堡一边在争论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尖细微弱，还有点上不来气的感觉，像是风吹过干燥的芦苇发出的沙沙声。

突然，列车又驶上地面，车厢内一片阳光。窗外一棵棵树飞逝而过，就像是挥动的臂膀。更远处有几幢住宅楼和商用楼、几辆停着的汽车、几根电线杆、一座棕色的大楼，还有一家汉堡王。列车靠站，好几个夹着书的年轻人都下了车。他们一定是学生吧。查莫斯想着，瞄了下墙上的标志。JFK/UMass（马萨诸塞大学）站。现在列车已经离市中心很远了，并且还在朝远离波士顿的方向开去。查莫斯又想起了他的手机。他拉出天线，开始拨号：617-517-……想不起来下面的号码了。大块大块的记忆都消失不见了。于是他随便拨了几个号，希望能碰巧打通谁的电话。一阵乱拨之中，他一不小心按出了锁定手机通话的安全码。“手机已锁定”的字样闪烁起来。他呆呆地盯着这如今百无一用的小东西。“我的天啊！我什么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他大叫出来。“我都不记得我叫什么！”有个乘客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继续把视线收回面前的杂志上。查莫斯关上手机，汗水从他的脸颊旁不断流下。轨道像是整齐排列的火柴棒一根根在列车下滑过。他看见好多东西：许多树；白色和灰色的木房子，隔板墙上已经有漆剥落；废品处理场上堆积着的瘪轮胎和报废汽车；四层楼的公寓与公寓间，小孩子们在窄窄的小巷里玩耍；窗外挂着的各种衣物。一条高速公路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和列车轨道并行，上面的车辆你来我往。过

了接下来的一站，他们经过了一片水域——一个水湾，还有一个红黄相间的大气缸。突然，列车驶进了某个小镇，在一片绿色的站棚下停了下来。小镇上，人群像是在混凝土人行道上漂浮着，车辆在红灯前一动不动，一切都好似凝固了一般。一些人上了车，列车又驶动起来。先是经过一片青翠的树木，接着光又暗了下去，列车再度进入地下，四周一片黑暗。下一站，肖马特站，却是出了奇的安静。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接着有个女人的歌声传来：“你一定会想我……”广播响起：“下一站，终点站，阿诗蒙特站。感谢您搭乘T线。请勿忘记随身携带的物品。”不一会儿，列车就驶进阿诗蒙特站停了下来。

查莫斯坐在座位上，用手帕捂着嘴，眼前一片茫然。列车空荡荡的，也静悄悄的。远处一辆汽车的鸣笛在车站低沉的嗡嗡声中划过。过了一会儿，一位列车员走了过来，站在查莫斯旁边盯着他说：“乘客不能继续乘下去了。您必须下车。”站台上—面白色的大钟显示，此时已是9:09了。

查莫斯双腿打颤，走下地铁，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坐了太久有软垫的地铁座位，长凳明显感觉有些太硬。阿诗蒙特站，红线的终点站。这一站与街面平齐，颇为开阔。几只鸽子正好飞进了拱形的屋顶下，直冲向红砖地，低头开始啄食。花生、午餐肉的碎片、面包屑。他盯着这几只小鸟左右伸头探脑。车站的另一边，一辆巴士吱呀了一声，排出一团难闻的灰烟。一个戴着蓝色沙滩帽的女人上了车。查莫斯看了看表。毫无疑问，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了。他不由自主地急促地喘起气来。于是他闭上眼睛试图设想出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他看到了写字楼、商店、百货公司、企业园区，任何可能是他工作的地方。他见过的各种人闪过他的脑海。他的手在颤抖，而他也忍不住像地铁